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五

柳夫人小傳 徐芳仲光藏山集 柳夫人字某，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。慧倩工詞翰。在章台日，色藝冠絕一時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，車馬如煙，以一廁掃眉才子列為重。或投竿銜餌，效玉皇書仙之句，紙啣尾屬，柳視之蔑如也。即空吳越無當者，獨心許虞山，曰：「隆準公即未夏絕今古，亦一代顛倒英雄手。」而宗伯公亦雅重之，曰：「昔人以游蓬島、宴桃溪，不如一見溫仲圭。吾可當世失此人乎？」遂因緣委幣。

柳既歸宗伯，相得歡甚，題花詠柳，殆無虛日。每宗伯句就，遣鬟矜示柳，擊鉢之頃，蠻箋已至，風追電躡，未嘗肯地步讓。或柳句先就，亦走鬟報賞，宗伯畢力盡氣，經營慘淡，思壓其上，比出相視，亦正得匹敵也。宗伯氣骨蒼峻，虬榕百尺，柳未能到；柳幽豔秀髮，如芙蓉秋水，自然娟媚，宗伯公時亦遜之。於時旗鼓各建，閨閣之間，隱若敵國雲。宗伯於柳不字，凡有題識，多署「柳君」。吳中人寵柳之遇，稱之直曰「柳夫人」。

宗伯生平善逋，晚歲多難，益就窶蹙。嗣君孝廉某故文弱，鄉里豪黠頗心易之，又嫌宗伯公牆宇孤峻，結侶伺釁。丙午某月，宗伯公即世。有眾驟起，以責逋為口實，噪而環宗伯門，搗撞詬誶，極於醜辱。孝廉魂魄喪失，莫知所出。柳夫人於宗伯易簣日，已蓄殉意，至是泫然起曰：「我當之！」好語諸惡少：「尚書寧盡負若曹金？即負，固尚書事，無與諸兒女！身在，第少需之。」諸惡少聞柳夫人語，謂得所欲，鋒稍戢，然環如故。柳中夜刺血書訟牘，遣急足詣郡邑告難，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尚書側。旦日，郡邑得牘，又聞柳夫人死，遣隸四出，捕諸惡少，問殺人罪。皆雉窟免脫，不敢復履界地。構盡得釋。孝廉君德而哀之，為用禮禮，與尚書公並殯某所。吳人士嘉其志烈，爭作詩誄美之，至累帙雲。

東海生曰：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！或謂情之所鍾，生憐死捐，纏綿畢命，若連理枝、雉朝飛、雙鴛鴦之屬，時有之矣。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？夫七尺腐軀，歸於等盡。而擲之當，侯贏以存弱趙，杵臼以立藐孤，秀實以緩奉天之危，紀信以脫滎陽之難。或輕於鴻羽，或重於泰山，各視其所用。柳夫人以尺組下報尚書，而紓其身後之禍，可不謂重與？所云重用其死者也！夫西陵松柏，才矣，未聞擇所從。耆卿、月仙、齊丘、散花女，得所從矣，而節無聞。韓香、幼玉、張紅紅、羅愛愛之流，節可錄矣，又非其人也。千秋香躡，唯張尚書燕子一樓，然紅粉成灰，尚在白楊可柱之後。夫玉容黃土之不惜，而顧以從死之名為地下慮，荒矣。微曰舍人，泉台下隨，未敢必其然也。人固不可知，千尋之操，或以一念隳；生平之疵，或以晚節覆。遂志赴義，爭乎一決。柳夫人存不必稱，而沒以馨，委蛻如遺，豈不壯哉！

張山來曰：前半如柳絮花笑，後半如笳響劍鳴，柳夫人可以不死矣！

換心記 徐芳仲光諾皋廣志

萬曆中，徽州進士某太翁，性卞急，家故饒貲，而不諧於族。其足兩腓瘦削無肉，或笑之曰：「此相當乞。」翁心恨之。生一子，即進士公，教之讀書，性奇儉，啣唔十數載，尋常書卷，都不能辨句讀。或益嘲笑之曰：「是兒富貴，行當逼人。」翁聞益恚。

有遠族姪某，負文名，翁厚幣延致，使師之，曰：「此子可教則教，必不可，當質語予，無為久羈。」姪受命，訓牖百方，而慳如故。歲暮辭去，曰：「某力竭矣。且叔產固豐，而弟即魯，不失田舍翁，奈何以此相強？」翁曰：「然！」退而嗔語婦曰：「生不肖子，乃翁真乞矣！」趣治具餞師，而私覓大槌，靠壁間，若有所待。蓋公恨進士辱己，意且撲殺之，而以產施僧寺，作終老計。母知翁方怒，未可返，呼進士竊語，使他避。

進士甫新娶，是夜合戶籌議，欲留；恐禍不測，欲去，無所之，則夫婦相持大哭，不覺夜半。倦極假寐，見有金甲神擁巨斧，排闥入，捽其胸，劈之，抉其心出，又別取一心納之，大驚而寤。

次日，翁延姪飲為別。翁先返，進士前送至數里，最後牽衣流涕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？」師矍然曰：「安得此達者言？」進士曰：「此自某意。且某此時，頗覺胸次開朗，願更從師卒業。」因述夜來夢。師叩以所授書，輒能記誦，乃大駭，亟與俱返。

翁聞剝啄聲，掣槌門俟。已聞師返，則延入。師具以途中所聞告。翁以為謬，試之良然，乃大喜。自是敏穎大著，不數歲，補邑諸生。又數歲，聯捷成進士。報至之日，翁坐胡床，大笑曰：「乃公自是免於乞矣！」因張口啞啞而逝。

族子某為郡從事，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，縷述之。古今未聞有換心者，有之自此始。精誠所激，人窮而神應之。進士之奇穎，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，所謂德慧存乎疢疾者也。或曰：「今天下之心，可換者多矣，安得一一捽其胸剖之，易其殘者而使仁，易其污者而使廉，易其奸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？」愚山子曰：「若是，神之斧日不暇給矣！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，又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若直者而納之，而因易之哉？」

張山來曰：有形之心不能換，無形之心未嘗不可換。人果肯換其無形者，安知不又有神焉並其有形者而換之耶？則謂進士公為自換其心也可。

秦淮健兒傳 金華李漁笠翁笠翁一家言

嘉靖中，秦淮民間有一兒，貌魁梧，色黝異。生數月，便不乳，與大人同飲啜。週歲怙恃交失，鞠於外氏。長有膂力，善拳擊，嘗以一掌斃一犬，人遂呼為「健兒」。健兒與群兒鬥，莫不辟易。群兒結數十輩攻之，健兒縱拳四揮，或啼或號，各抱頭歸，愬其父兄。父兄來叱曰：「誰家豚犬，敢與老子相觸耶？」健兒曰：「焉敢相觸？為長者服步武之勞，則可耳。」乃至父兄前，以兩手擊父兄，兩脛去地二尺許，且行且止，或昂之使高，或抑之使下，父兄恐顛仆，莫敢如何，但咭咭笑，鄉人闕焉。

健兒性善動，不喜讀書。外氏命就外傳，不率教。師夏楚之，則奪撲裂皆曰：「功名應赤手致，焉用瑣瑣章句為？」師出，即與同塾諸兒鬥，諸兒無完膚。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，向酒家飲，醉即猖狂生事。外氏苦之，逐於外。為人牧羊，每竊羊換飲，詐言多岐亡。主人怒，復見擯。時已弱冠矣。

聞倭入寇，乃大快曰：「是我得意時也！」即去海上從軍。從小校擢功至裨將。與僚友飲，酒酣鬥力，斃之。罪當死，遂棄官，逃之泗，易姓名，隱於庖丁。民家有犢，丙夜往盜之，牽出，必劇呼曰：「君家牛我騎去矣！」呼竟，倒騎牛背，以斧砍牛臀。牛畏痛，迅奔若風，追之莫及。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，健兒曰：「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，告而後取，道也，奚其盜？」索之，則牛已脯矣，無可憑。市中惡少，推為盟主，晝縱六博，夜遊狹斜，自恃日甚。嘗歎曰：「世人皆不足敵，但恨生千載後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！」

邑使者禁屠牛，健兒無所事事，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，往瓜揚間售之，得三十金。將歸，飲於館中，解金置案頭。酒家翁見之，謂曰：「前途多豪客，此物宜善藏之。」健兒攬杯歛案曰：「吾縱橫天下三十年，未逢敵手，有能取得腰間物者，當叩首降之。」時有少年數人，釀於左席，聞之錯愕，起問姓名居裡。健兒曰：「某姓名不傳，向嘗豎功於邊陲，今掛冠微服，牛耳於泗上諸英雄。」少年問能敵幾何輩，健兒曰：「遇萬萬敵，遇千千敵。計人而敵，斯下矣！」諸少年益錯愕。

健兒飲畢，束裝上馬。不二三里，一騎追之甚迅。健兒自度曰：「殆所云豪客耶？」比至，則一後生，健兒遂不介意。後生問何之，健兒曰：「歸泗。」後生曰：「予小子亦泗人，歸途迷失，望長者指南之。」於是健兒前驅，馬上談笑頗相得。健兒謂後生曰：「子服弓矢，善決捨乎？」後生曰：「習矣，而未聞。」健兒援弓試之，力盡而弓不及數，棄之，曰：「此物無用，佩之奚為？」後生曰：「物自有用，用物者無用耳。」乃引自試。時有驚喉空，後生一發飲羽，驚墜馬前。健兒異之。後生曰：「君腰短

刀，必善擊刺。」健兒曰：「然！我所長不在彼，在此。」脫以相示，後生視而嘆曰：「此割雞屠狗物，將焉用之？」以兩手一折，刀曲如鉤，復以兩手伸之，刀直如故。健兒失色，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。雖與偕行，而股栗之狀，漸不自持。後生轉以溫言慰之。

復前數里，四顧無人，後生縱聲一喝，健兒墜馬。後生先斬其馬，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有不唯我命者，如此馬！」健兒匍伏請所欲。後生曰：「無用物，盍解腰纏來獻！」健兒解囊輸之，頓首乞命。後生曰：「吾得此一囊金，差可十日醉。子猶草萊，何足誅鋤？」撥馬尋故道去。健兒神氣沮喪，足循循不前。自思三十金非長物，但半世英雄，敗於乳臭兒之手，何顏復見諸弟兄？遂不歸泗，向一村墅結廬賣酒聊生。每思往事，輒惡惡欲死。

一日，春風淡蕩，有數少年索飲，裘馬甚都，似五陵公子，而意氣豪縱，又似長安遊俠兒。擊案狂歌，旁若無人，且曰：「滌器翁似不俗，當偕之。」遂拉健兒入座。健兒視九人皆弱冠，唯一總角者，貌白皙若處子，等閒不發一言，一言則九人傾聽；坐則右之，飲則先之。健兒不解其故。而末坐一冠者，似嘗謀面，睇視之，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，謂健兒曰：「東君尚識故人耶？」健兒不敢應。後生曰：「疇昔途中，解囊纏贈我者，非子而誰？我儕豈攘攫者流？特於郵旁肆中，聞子大言恐世，故來與子雌雄，不意竟輸我一籌！今來歸趙壁耳。」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，曰：「此母也。於今年，子當尚之。」又探右袖，出三十金，共予之。健兒不敢受，旁一後生拔劍努目曰：「物為人攫而不能復，還之又不取，安用此懦夫為？」健兒懼，急內袖中，乃治雞黍為歡。諸後生不肯留。歸金者曰：「翁亦可憐矣，峻拒之則難堪。」眾乃止。時爨下薪窮，健兒欲乞諸鄰，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：「盍載斧斤？」健兒曰：「正苦無斧斤耳。」後生躊躇久之，曰：「此事須讓十弟，我九人無能為也。」總角者以兩手抱株，左右數撓，株已臥矣，遂拔劍砍旁柯燃之。酒至無算，乃辭去，竟不知其何許人。

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，人毆之則袖手不報。或曰：「子曩日英雄安在？」健兒則以衰朽謝之。後得以天年終，不可謂非後生力也。

張山來曰：嘗見稗官中，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，其事與此相類。甚矣，毋謂秦無人也！

山東四女祠記 姑蘇黃始靜御聽鶯堂集

丙辰十月，出都門，畏陸行之勞悴也，舍而之舟。舟行六七日，將至黃河崖。過一村，風急不得行，遂泊舟。人曰：「此四女鎮也。」初未詳「四女」何以名。

泊少間，風息。臥舟中，悶甚。起行崖岸間，一望荒沙，市人皆閉戶，無憩立所。迄市尾一古祠，若無人焉者。入門，聞如也。庭一碑，藤蘚網布。碑前古樹，半無枝葉，禿而龍身。右轉得一徑，進則老屋三楹而已。中座像二，一老翁，龐眉而古衣冠；一老媪，白髮高髻，咸非近世飾。獨兩旁侍坐者四人，雖儒衣儒冠，而修眉皓齒，皎若好女子。心頗疑之，無從詢其說。乃捫藤剝蘚，拭其文讀之，蓋明成化年碑也。碑載漢景帝時，地有傅姓長者，好善，年五十，無子，生四女，皆明慧知禮。壽日觴父，父曰：「吾五十無子，奚壽為？」四女愀然曰：「父期於子者，為終養計也。兒即女，亦可代子職養父母，父母其勿憂。」明日，俱改男子裝，四女共矢不嫁，以侍其親。時佛未入中國，唯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，博覽奧義如大儒。間則行善事，德化洽於鄉里。庭前古柏樹，葉生龍爪，樹身生鱗，金色燦然。鄉里咸駭異，以為孝感所致。如是者三十年。一日，天神鼓樂降於庭，樹化為龍，載翁媪及四女上升而去。裡人感之，遂為建祠，今所樹趾，遺蹟也。

嗚呼！自漢景帝迄今，不知千幾百年，及遍考東國輿圖紀載，都無所謂「四女祠」者，而孝感之報，徒得之於荒煙蔓草中。乃知古人軼事，其湮沒不傳者概不乏雲。

張山來曰：昔漢緹縈上書贖父罪，因除肉刑，此只一人耳，不難自行其意。今四女同心，尤為僅見也。

魯顛傳 海寧朱一是近修為可堂集

顛不知何裡人，獨行吳越間，體上裸，披單大襖，襖中圓一孔，下體著絮厚褲，污重染，不易也。鬢飛蓬，足跣而跳。手一龜，龜習顛，顛俯首則龜昂，鼻息相接以為常。顛所過，群兒千百怪隨之。顛即踞地展襖，頭出中孔，伸縮象龜行，群兒狎且笑。又坦腹命群兒拳。腹堅，群兒爭拳之，痛；更擊以石，石碎，腹橐橐然。顛喜酒，酒鼻飲。群兒願觀顛鼻飲，多就家索酒酒顛也。夜倒懸橋樑或城女牆臥，鼾鼾焉。

橫江徐氏者，好事人也，要顛歸，問吐納水火之術，不答，唯日戲群兒如故。顛食盡一器，徐故予大器，無問多寡，食輒盡。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，無問多寡予顛，顛亦食輒盡。問顛：「浴乎？」曰：「浴。」然殿人浴。微窺之，見顛方呼呼然，俯水面飲前浴人垢，不更去己垢也。夜無橋樑城女牆，則懸足架上，垂首臥。夜分人定，即溺。人乘顛起，人問之，顛語莊，微及日用細碎，卒不答吐納水火事。

在吳越十餘年，人皆識之。一日過華亭，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嘩曰：「顛來！顛來！」怪問顛，不答。再問，再不答。以為惑民，係且杖，杖下而顛死矣。後有人入杭之西山，復見顛曳杖蹠蹠行。朱子曰：顛，吾知其不死。

張山來曰：世人謂顛為顛，吾知顛必以世人為顛；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為倒臥，亦無不可。

林四娘記 三山林雲銘西仲撰齋焚餘

晉江陳寶鑰，號綠涯。康熙二年，任山東青州道僉事。夜輒聞傳桶有敲擊聲，問之，則寂無應者。其僕不勝擾，持槍往伺，欲刺之。是夜但聞怒詈聲，已而推中門突入，則見有鬼，青面獠牙，赤體挺立，頭及屋簷。僕震駭，失槍仆地。陳急出，訶之曰：「此朝廷公署，汝何方妖魅，敢擅至此？」鬼笑曰：「聞尊僕欲見刺，特來受槍耳。」陳怒，思檄兵格之。甫起念，鬼又笑曰：「檄兵格我，計何疏也？」陳愈怒。遲明，調標兵二十名守門。抵夜，鬼卻從牆角出，長僅三尺許，頭大如輪，口張如箕，雙眸開合有光，髮鬚於地，冷氣襲人。兵大呼發炮矢，炮火不燃。檢輟中矢，又無一存者。鬼反持弓回射，矢如雨集，俱向眾兵頭面掠過，亦不之傷。兵懼奔潰。

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，夜宿署中。時臘月嚴寒，陳甫就寢，鬼直詣巫臥所，攫去衾氈衣褲。巫窘急呼救。陳不得已，出為哀祈。鬼笑曰：「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，技止此乎？」遂擲還所攫。次日，神巫慚懼，辭去。自後署中飛炮擲瓦，晨昏不寧。或見牆覆棟崩，急避之，仍無他故。陳患焉。

嗣餘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，取道青州，詢知其故，謂陳曰：「君自取患耳！天下之理，有陽則有陰。若不急於驅遣，亦未擾擾至此。」語未竟，鬼出謝之。劉視其獠惡可畏，勸令改易顏面，鬼即辭入暗室中。少選復出，則一國色麗人，雲鬢靚妝，裊裊婷婷而至。衣皆綉綺霧縠，亦無縫綴之跡，香氣飄揚，莫可名狀。自稱為林四娘，有一僕名實道，一婢名東姑，皆有影無形。唯四娘則與生人無異相也。陳日與歡飲賦詩，親狎備至，唯不及亂而已。凡署中文牒，多出其手，遇久年疑獄，則為廉訪始末，陳一訊皆服。觀風試士，衡文甲乙悉當，名譽大振。

先是陳需次燕邸，貸京商二千緡。商急索，不能應，議償其半，不允。四娘出責之曰：「陳公豈負債者？顧一時力不及耳。若必取盈，陷其圖利敗檢，於汝安乎？我鬼也，不從吾言，力能禍汝！」京商素不信鬼，笑曰：「汝乃麗人，以鬼怖我？若果鬼也，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。」四娘曰：「廬舍職業，何難詳道？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，說出恐就死耳。」京商大駭，辭去。陳密叩商所為，終不泄，其隱人之惡如此。

性耽吟詠，所著詩，多感慨淒楚之音，人不忍讀。凡吾閩有訪陳者，必與狎飲。臨別則贈詩，其中度詞，日後多驗。有一士人悅其姿容，偶起淫念。四娘怒曰：「此獠何得無禮？」喝令杖責。士人欬然仆地，號痛求哀，兩臂杖痕周匝。舉坐為之請，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，了無痛苦，仍與歡飲如初。

陳叩其為神始末，答曰：「我莆田人也，故明崇禎年間，父為江寧府庫官，逋帑下獄。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，同臥起半載，實

無私情。父出獄，而疑不釋。我因投繯以明無他，烈魂不散耳。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，非偶然也。」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，別後陳每思慕不置。康熙六年，陳補任江南驛傳道，為餘述其事，屬記之。

林子曰：《左氏傳》言涉鬼神，後儒病其誣。餘竊疑天下大矣，二百四十餘年中，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？今陳公綠涯，正士也，非能造言語者。且吾鄉士人，往往有親見之者。王龍溪雲：神怪之事，聖人不語。力與亂明明是有，怪與神豈得雲無？鬼能見形預人事，不可謂非神怪矣。然強魄暫留人間，終歸變滅，不能久存。是在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之外，非可以常理推究，言有言無，皆惑也。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？

張山來曰：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，賓客雜遝，室無空虛。旁有園，扁鐫甚固。先君謂眾客曰：「曷不遷入此中，俾稍稍舒眉乎？」或答曰：「此內有鬼，是以未敢耳。」因詢其狀，乃知前撫軍有女，及笄而死，遂葬此中。每際清風明月，輒見形於迴廊曲檻間，徘徊徙倚，如不勝情。人懼其為祟，故常扁之。先君大喜曰：「審若是，是故我所禱祀而求者也！」遂請獨居其內，日以二小童給侍，夜則遣去，冀有所遇，而卒無見聞。事載《天山樓隨筆》。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，則又何也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為厲耶？

乞者王翁傳 建昌徐芳仲光懸榻編

灑口王氏，樵郡大姓也。其先世某翁，嘗行乞至灑口陳長者家。日尚早，小憩門首。有頃戶啟，一小環捧盆水，向外傾灑去。有聲鏗然，隨水墮地，視之，金釧也。翁大喜，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置盆中，而環不知，倘主婦索釧不得，而疑環盜，或撻之急，且有變。吾貧人，橫得重寶，未必能享，而貽環累，以至不測，大不祥。遂留以待。久之，微聞戶內喧聲，似有所訶責。斯須，前環出，流血被面，望溪便擲。翁急前，持抱問故。環擲愈力，曰：「主婦失釧，而枉予盜。予何處得釧？與撻死，寧溺死！」翁曰：「然，釧在，毋恐。」乃出諸袖中，俾持入，且曰：「待子於此久矣。」環入報，主婦以為謾，遣童出問翁，具以實對。

事聞長者，長者曰：「世安得有此人？」亟召入，居然壯男子也。因問：「若能為我任奔走乎？」對曰：「幸甚！」於是使司門戶稽察，輒勝任。則又使出入市賈，徵責租課，又輒稱。長者益喜，遂以前環妻之，而使主莊佃某所。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。長者知翁可任，益親愛，待以家人禮，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，悉以寄之。

翁任事既久，橐漸裕，而所娶環生數子，皆穎敏。既長，使之分道商販，遂大富，致產巨萬。翁乃謝陳氏事，攜環與子歸灑口，為素封家。享年耄耋，孫曾輩讀書為諸生者十餘人，翁皆及親見之，今門第人文之盛，與陳頡雲。

噫！一乞人得金環值數十金，可以飽矣，返之奚為哉？愚山子曰：翁非特廉也，仁且智也；其不取非有，廉也；逆計主婦之重責環，環乞且死，而候其出救之，以白其枉而脫其禍，仁也；救環得環，而免於乞，智也。使翁匿環而往，十數金止矣，卒歲之奉耳，視此所得孰多乎？方其逡巡戶外時，豈嘗計及此哉？而報隨之，謂天之無心，又安可也？今之讀書明禮義，據地豪盛，長喙銛距，擇弱肉而食之，至於冤楚死喪，宛轉當前而不顧者，蓋有之矣。況彼遺而我遇，取之自然者乎？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。夫乞而賢，即翁之可也。

或曰：王氏，大姓也，而其祖貧至於乞，此其子孫之所深諱，而子暴之，無乃不可乎？愚山子曰：不然！人唯其行之可傳而名，亦唯其品之可尊而貴。名與貴不關其所遭，關其人之賢不肖也。若翁之所行，是古之大賢，王氏子孫當世世師之，又奚諱乎？師其廉仁且智者，以窮則守身，而達則善世，何行之弗成焉？乞寧足諱也？彼行之不道，雖榮顯貴勢，若操、惇、莽、卞、杞、檜之流，乃真乞人之所不為，而其子孫所羞以為祖父者！

張山來曰：東坡有言，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。然則可以陪乞兒者，皆足以陪玉帝者也。蓋乞人一種，非至愚無用之流，即其大慈悲而有守者，不屑為倡優隸卒，不肯為機械以攫人財，不得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。至王翁之高行，則又為此中翹楚矣。

雷州盜記 徐芳仲光諾皋廣志

雷於粵為最遠郡。崇禎初，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，舟入江遇盜。知其守也，殺之，並殲其從者，獨留其妻女。以眾中一最黠者為偽守，持牒往，而群詭為僕，人莫能察也。抵郡逾月，甚廉乾，有治狀，雷人相慶得賢太守。其寮屬暨監司使，咸誦重之。未幾，太守出示禁遊客，所隸毋得納金陵人只履，否者雖至戚必坐。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。

亡何，守之子至，入境，無取舍者。問之，知其禁也，心惑之。詰朝守出，子道視，非父也，訊其籍裡名姓，則皆父。子悟曰：「噫！是盜矣！」然不敢暴語，密以白監司使。監司曰：「止！吾且日飯守而出子。」於是戒吏，以卒環太守舍，而伏甲酒所。旦日，太守入謁，監司飲之酒，出其子質，不辨也。守窘，擬起為變，而伏甲發，就坐猝之。其卒之環守者，亦破署入。賊數十人，卒起格鬥，胥逸去，僅獲其七。獄具如律，械送金陵殺之。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，非守也，盜雲。

東陵生聞而歎曰：「異哉！盜乃能守若此乎？今之守非盜也，而其行鮮不盜也，則無寧以盜守矣！其賊守，盜也；其守而賢，即猶愈他守也。」或曰：「彼非賢也，將聞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。」曰：「有之，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資而逸者哉？」愚山子曰：甚哉東陵生言也！推其意，足以砥守。

張山來曰：以國法論之，此群盜咸殺無赦；以民情論之，則或盡殲群從。而寬其為守之一人，差足以報其治狀耳。若今之大夫，雖不罹國法，而未嘗不被殺於庶民之心中也。

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近修為可堂集

道人姓高氏，名曦，字公旦。其先晉人也，商於揚，家焉。至道人，貧矣，徙商而讀。顧異異書，不喜沾沾行墨，能以己意斷古今事。見世竊儒冠目曠曠然者，棄去羞與伍。慕朱家、郭解為人，尚俠輕財，急人困。然砥行，慎交遊。裡中少年有不逞者，始畏道人知，既事蹶張，則又求道人。道人予其自新，亦時援手，故揚人傾心。四方賢豪來者，聞道人名，多結歡焉。

甲申，知亂將作，移家避南徐。時閩帥鱗集江上，爭羅致道人幕下。道人知事不可為，蠖伏自污，卒得以全。乙酉，揚中兵禍慘，民鳥獸散。道人獨先眾入城訪親知，弔死扶傷，陰行善多。

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。自以遭時變亂，年壯志摧，流離困折，無復風塵馳驟之思。乃築室黃子湖中，棄其鮮肥素習，衣大布衣，簪冠草履，曳杖籬落間。挽漁父牧兒與飲，飲輒醉，放歌湖濱，湖水為沸揚，似鳴不平者。

未幾，歲大澇，居沉於水。道人曰：「未聞巢父買山而隱，獨支遁見譏耶？古之大隱，有隱市者，吾何為不然？」爰走揚城東南隅，卜地宅之，躬荷鍤撥瓦礫，結廬數楹。一幾一榻，張琴列古書畫。攜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，陶陶然樂也。

宅旁築匡牆，圍地數畝，值菊五百本。一僕長鬚赤腳，善橐駝之術，道人率之藝植灌溉。夏日當午，蟲有長頸鳥喙寇菊顛者，秋有白哲如蠶啖菊根者，必伺而攻去之。二為渠魁，他蟲種種咸治無赦。道人察其患害，而保護朝夕，故菊茂於常。始自蓓蕾以及爛熳，其列也如屏，散也如星，疊也如錦；其色如玉，如金，如霞，如雪；其味如元酒；其香如簪菊。道人洞開其門，門如市；虛辟其堂，堂如肆。往來如織，觀者如堵。不見主人，見其扁額曰「花隱」，咸謂之花隱道人，若忘其昔之為高公旦者。

其友梅溪朱一是諛之曰：「子隱於花，則善矣。然花隱之名益著，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？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！」道人嘻然笑而不答。